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世 一 生 人

The Time of Your Life

William Saroyan

譯深 洪・作揚洛薩 美



世 一 生 人

譯深 洪・作揚洛薩 美

18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楊洛薩·廉威

人生一世

在你活在上時，你得生活着——使醜惡和死亡在這一段美好的時光裏不臨到你和你的生命所接觸的任何生命上。處處尋求善良，而在發現的時候，便把它從隱藏的地方捧獻出，讓它自由而毫無慚作。把物質和血肉看作至微至賤的東西，因為這些必死之物終有消逝的一天。從萬事萬物中發掘那光耀而永不敗壞的寶藏。從任何心靈深處把那些爲世俗的羞恥和恐懼所驅逼而致不求人知惟與哀愁相伴的善良的品德；鼓舞起來。無視那徒有其表的一切，因為在明慧的眼光與仁慈的心靈中，它們誠爲不值。不自居任何人之下，亦不臨越任何人之上。請記取：每個人是你自己的化身。沒有一個人的罪惡不也是你的；沒有任何人的清白完全與你無緣。憎棄罪惡，但非憎棄那有罪惡的人。如此種種，你須明白。遂行你的仁慈和溫厚，你無須慚愧；但如在你的一生中那個滅殺的時機到來，那麼你就滅殺，也毋庸後悔。在你

活在世上時，生活着——務求在那一段難得的時光裏你不致爲這世界加添痛苦與哀愁，而對世上無盡的歡樂與神祕，你不辭報以微笑。

人
物：

報
童

瑪麗·L

醉
漢

克虜伯

威
利

馬卡提

求

基脫·卡松

尼
克

尼克的媽

托
姆

水手

凱蒂·貂福

愛茜

達德利

殺人者

哈
利

她的好友

韋斯利

貴婦

羅
楞

紳士

布力克

警察甲

阿刺伯人

警察乙

地點：舊金山，安巴加特羅的底下，尼克的兼營餐館和娛樂場的太平洋街酒吧間。並轉灣不遠處那紐約旅館樓上二十一號房間。

時間：一九三九年十月某日的下午和晚上。

第一幕

「尼克的」是美國式的酒店：舊金山靠近船碼頭專做水手生意的酒吧間

坐在一張桌子邊，求：老是那樣安靜，老是那樣寡言，老是那樣沉思，老是那樣真誠，老是那樣厭倦。老是那樣超然。他的值價的衣服，隨便地頑皮地著在身上，給他一個幾乎像是孩童的外形。他在想。

櫃台後面，尼克：一個魁梧的紅髮的年輕的意大利種的美國人，右臂向裏處有一個用紅色刺染着的巨大的裸體婦人。他在看那賽馬預測表。

那阿刺伯人，在他的地位，櫃台的盡頭。他是一個枯瘦的老人，一付獐狎的故國流行的髭鬚，兩端向上捻捲。左手指和食指之間有那回教刺花，表示他曾經朝過麥加聖地。他在啜飲一杯啤酒。

此刻差不多是早上十一點半鐘。山姆在掃地。我們只看到他的背影。他走入廚

房。櫃台前那個水手喝完他的酒，走出去，行動時若有所思，好像他正在竭力從事發見，人應如何生活。報童走進。

報童（笑顏地）早安，各位。（沒有回答，轉向尼克）報紙，先生？（尼克搖頭，不要。報童走開，數着手裏的報紙。）

求（注意到他）你還有幾份？

報童 五份。

（求給他一枚二角五分的銀幣，接取所有報紙，厭煩地略看報上標題，把它們丟開。報童小心地看着，後來走開。）

阿刺伯人（檢起報紙，看那些標題，搖頭，似乎拒絕其他一切凡是一個人可能說的關於此世界的話）毫無依據，一路到底。

（醉漢走進。走向電話，在那退還電話費的槽盤裏尋視有否人家剩落的五分銀幣，到求的那張桌子旁坐下。尼克把他拖出去。醉漢回來。）

醉漢

（「人民權利宣言」擁護者）這是一個自由國家，不是麼？

（威利，彈子戲的瘋迷，從那扇旋轉門直衝進來，滑稽地舉起右手的食指，示意要一杯啤酒，他是一個極年輕的人，不滿二十歲的少年。他穿着一雙笨重的鞋子；一條既舊又髒的厚布褲子；一件淺綠色的圓領運動衫，胸前綴着一個大F字母；外穿一件過於寬大的雙扣的花呢上裝；綠色帽子，帽緣向上捲。尼克傾出一杯啤酒給他，他一口喝下，有勁地伸直身子，『啊……』一聲，做出莊嚴面色，給尼克行了個舉伸一指的告別禮，開始走出，疲勞消除，精神恢復。他走過彈子戲機時，突然停住，轉身細看那巧器，作姿態似乎是說：『噢，不！轉身走，停住，回到彈子機旁，端詳，從褲袋裏抓出一把小錢幣，揀起一個五分銀幣，用姿態表示，博戲一次，無二次，把銀幣塞入投錢口，滑片推進，發出一種有趣的聲音。』）

尼克 你鬥不過那個機器的。

威利 哦，是麼？

（諸彈降落，滾轉，進入各自的部位。他把橫槓往下壓，把一顆彈子安在它應在的部位，他吸了深深的一口氣，走繞一個小圈，對這偉大戲劇的開場，感到興奮。他挺直的虔敬的立在這場競賽之前。他對抗機器。威利對抗命運，他的本領和胆量，對抗美國製造新巧玩藝的工業的，以及整個逗弄逼人的世界的狡猾和花巧。他是最後的美國拓荒者，不再有別的鬥爭對象，除了這部機器，不再有別的獎賞，除了這機器內諸燈光的一明一滅，以及六個五分銀幣配他的一個。在他的面前的是那最後的優勝者，那彈子機。他是那最後的挑戰者，一個在這世界上無所事的青年人，威利輕妙地握住那個把手，審慎地觀察當前情勢，將那把手向後拉回，拉持一會，然後把牠放掉。頭顆彈子彈在諸障礙物間，滾轉，競賽於此開始。在這博戲最初起始時，留聲機奏出「密蘇里華爾滋」樂曲。這時曲停聲寂。這是博戲真正開始的信號。求突然從遐想中清

醒過來，他吹起口哨，使像人們招呼那差不多隔着一段馬路的出差汽車過來那樣，祇是他是安靜地吹着。威利轉身過來，但求示意他還是去幹他自己的工作。尼克把目光從賽馬預測表上抬起。）

求（喊）托姆（自語地）他在什麼倒霉的地方 每次我須要他？（冷靜地四周一看，那架在屋角的投入螺幣自會轉動的留聲機，那架裝在外面的公用電話，那座小台，那架彈子機，那櫃台，等等。他再喊，這次聲音很大。）喂，托姆！

尼克（喝了早酒的不耐煩）你要什麼？

求（不假思索地）我要這孩子給我買一個西瓜，那就是我要的。你要什麼？金錢，還是愛情，還是名譽，還是什麼？你得不到他們的，研究那賽馬預測表。

尼克 我要跟着時代前進。

（托姆急忙地走入，他是個大個子，約摸三十歲，但因爲臉上的孩子神

情看上去他年輕得多：英俊，寡言，天真，不安，而每一件事使他稍微惶惑。以年齡而論，顯然他已成年，但是看上去似乎他有一切權利還為一個孩子。他處處防禦，像一個拙鈍而忸怩的發育過早的孩子那樣。他穿了一身眩目的廉價衣服。求把身子後靠，注視着他，就覺得不大順眼。托姆把步子放慢，真覺得拙鈍窘急，等待着他早已肯定他必然會受到的責罵。）

求（實事求是地，嚴厲地，稍稍覺得好玩）誰救了你的性命？

托姆（誠懇地）你救了我，求，謝謝。

求（感到興趣）我是怎麼救你的？

托姆（混亂起來）什麼？

求（更感興趣）我是怎麼救你的？

托姆 求，你曉得你是怎麼救我的。

求（溫和地）我要你答復我。我是怎麼救了你的命？我已經忘了。

托姆（帶着巨大的苦笑，回憶着）三年以前，在我又病又餓的時候，你教我吃那

些雞湯。

求（甚感興趣）雞湯麼？

托姆（熱誠地）是的。

求 三年？是那樣久了麼？

托姆（感到高興，有事實可報告）是的，一定的。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今年是一九三九，求。

求（覺得好玩）別管現在是哪一年。把全部故事說給我聽。

托姆 你領我去看醫生，你給我錢去買吃的穿的，又替我付了房租。啊，求，你曉得你所做的各樣事情。

（求點頭，每次問話之後，把臉從尼克轉開。）

求 你現在好健康？

托姆 是的，求。

求 你一天吃三餐，有時吃四餐。

托姆 是的，求，有時還吃五餐。

求 你有地方睡？

托姆 是的，求。

（求點頭，停了一會，仔細地端詳托姆。）

求 那麼，你剛纔在什麼倒霉地方？

托姆 （低聲下氣地）求，我在外面街上聽他們談論，他們在談這裏碼頭上的麻煩事。

求 （銳厲地）我須要你的時候，你要在這裏。

托姆 （感到愉快，責罵已過）我再不會那樣做了。求，那邊有個人說，先得有一次革命，世界上任何事情纔會公平。